

# 工藝美術先驅

## 我的外公陳之佛

● 蔡文怡（前中央日報出版部主任，現任正中書局副總編輯）

### 工筆花鳥畫開拓者

由於採訪工作的需要，我曾經訪問報導過國內外上千位知名的藝術工作者，從宿者大師到明日新銳，該寫的幾乎全寫過了。

很遺憾，卻獨漏了一位最不該遺漏的人，我的外公——陳之佛先生。

二十多年前，初踏入藝術記者的行列，每與藝壇人士談到中國的工筆花鳥畫，當我提到陳之佛先生是我外公的時候，對方的眼睛往往為之一亮，立刻回道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位名家」，雖然心想：也許是句應酬話吧！但仍沾沾自喜。

不過，隨著對藝術知識的增長和藝壇見聞的瞭解，越來越感受到他在近代中國藝術領域中的傑出成就，以及他受之無愧的讚譽。今年是他百歲冥誕，這篇報導是必須完成的時候。儘管遲了些。

跟許多人一樣，隨父母渡海來到台灣的我，對自己祖輩人物的認識，多半是從父母

口述中拼湊集錦而成。若認真的追究，我和外公曾經見過面，那是滿月酒宴上，他老人家抱過我、親過我，可惜慈祥的目光，溫柔的手掌都未嘗在我的記憶中，留下一丁點的影子，如今只能從父親為我保存的一張當天拍攝的照片中，十幾位親人在上海龍華雪景中擁抱著襁褓的我，找到這珍貴的鏡頭。

外公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因積勞引發腦溢血，經各科醫生會診搶救下，在醫院中昏迷一週，不治病逝南京，之前他正忙於編寫高等藝術院校教材中的「工藝美術史」和「工藝美術史教材」。就一位教育家而言，可說是求仁得仁，鞠躬盡瘁；但就一位藝術創作者而言，他實在走得太早，那年他才十六歲，我唸初二。

從記者的角度探討這位民初藝壇人物，有幾件事蹟是必須報導的，否則由於四十年海峽兩岸的隔絕，以及他淡泊的人生哲學與家風，一些成就與影響勢必在滾滾塵囂之中，被世人遺忘。

大陸藝術界推崇陳之佛是「工筆花鳥畫的開拓者」，也是「現代工藝美術的先驅」。

一九八三年，大陸精挑細選了十位當代中國傳統繪畫名家的代表作，到歐美如龐畢度中心等各大美術館巡迴展覽，包括吳昌碩、潘天壽、齊白石、傅抱石等人，陳之佛也是其中的一位，在美國華盛頓展出時，紐約時報還挑選了陳之佛的作品照片，以相當大的版面刊登報導。

那時候我正在華府郵報工作，適逢其時趕忙向友人打聽清楚地址，興沖沖背著照相機在白宮附近找到了展出的美術館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仔仔細細欣賞了這麼多的外公作品真蹟，在這以前，我只從畫冊上看過他的畫作。
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興奮地在夜色中提筆向在台灣的父母報告這喜訊，並把所拍的作品全部寄回台北。

今年是陳之佛百年紀念，九月十日南京

省立美術館將舉辦百年紀念畫展，南京藝術學院十四日舉行他的繪畫學術研討會。南京博物院也籌劃在將來擴建的新展廳中，闢室設陳之佛紀念館，珍藏自文革浩劫中搶救下來，一直存放在該院的九十幅花鳥畫作品。

一般人士對陳之佛的認識，是因為他精湛優雅的工筆花鳥畫作；藝壇和教育界人士肯定他的成就，則是從他畢生在教職的奉獻與堅忍，以及辛勞終生撰述美術教材的精神。一九五九年大陸美術教育界紀念他時，人民美術出版社曾印行了一本他的畫集，當時特派豐子愷擔任編輯工作，這本畫集收集了二十四幅代表作，製版分色工作是在日本完成，品質相當精美，已成為研究陳之佛畫作或近代中國花鳥畫最早的重要文獻資料。

### 芥子畫譜一見傾心

陳之佛（一八九六—一九六二），是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物，從歷史、人文、社會各個層面觀察，中國正從封建的農業社會努力地朝著工業社會發展，一切都在演化轉變之中。

外公出生於浙江餘姚，一座依山傍水叫做浙山的小鎮，早年出入都得靠乘坐腳划船。陳家在清朝曾經中舉，應是書香官宦人家，後來棄文經商，開過西藥房、染坊，由於中國舊式好面子擺排場的陋習和家族中有人抽大煙，等到他出生時家道已中落為破大戶，他是家裡十三個孩子中的第七個，從小喜

歡讀書，除了進私塾啟蒙受教外，也曾進過縣城新式學堂唸書。

他求學的過程，既波折又艱辛，十二歲就獨自離家到縣城上學，卻因同學們醞釀剪掉辮子，他寫信回家徵詢意見，被家人緊急招回，不准再上學，因家境拮据，幾乎被送往錢莊當學徒，後來有錢的親戚家需要陪讀，他才得以學業不輟。

在四叔祖家當陪讀的一年中，他不僅讀了許多古書，也第一次看到「芥子園畫譜」，非常喜歡，於是悄悄地臨摹了整本書譜，這應是陳之佛與繪畫結緣的第一步。

江浙一帶，是絲綢之鄉，當時有位留日的鄉紳黃越川認為他是可造之材，才促成家裡送他到杭州報考工業學校，當時陳家的想法是，工業是新興玩意，是科技，學成日後不僅擁有一技長才，還可光宗耀祖，名利雙收，他本人只想到有書可讀，一定比做學徒有出息。一九一一年，他考進浙江甲種工業學校（現浙江大學前身），選唸染織科，這個選擇也許與陳家曾經開染坊有關。

畢業時，以優異成績留校擔任助教，又在校長許炳堃先生鼓勵之下，考取公費留學（現東京藝術大學），成為第一位到日本學習工藝美術的中國留學生。

### 負笈東瀛峰迴路轉

赴日本留學，是陳之佛踏入藝術人生的

轉捩點，其間也非常不順利。其一是來自家庭，當時他已成家，與大家族一起生活，又有兩個孩子，教書薪水雖微薄，妻子持家勤儉，他又非常孝順，所以每月還可寄錢回大家庭，貼補家用。

可是一旦去日本留學，每個月只有四十四元官費，必須支付一切費用，不敷之數就得靠自己籌措，如此一來，不但不能繼續拿錢貼補家族，還得借債，全家軒然大波，最後決定把田產抵押借錢，在妻子胡筠華的全心全力支持下，又向岳家借了三百大洋，同時向家中表示可半工半讀，不會影響家中生計，才得成行。

到了日本，又出狀況，先是東京美術學校工藝部，向來不收外國留學生不准他入學，幸得水彩畫家三宅克己教授求情，破格錄取，口試時又規定先試讀，如果能夠在一學期中不生病、不請假，才可正式入學，憑著好學不倦的精神，毅力，他克服種種困難，終於成為東京美術學藝圖案科的第一位外國留學生。

留日期間，他結識了豐子愷，並成為數十年的好友。四年留日生涯中他認真學習課堂教授所教知識，並在寫生方面下了深厚的功夫，又廣獵各類圖書。一九二二年他參加日本商務省主辦的工藝展並獲獎，翌年他的裝飾畫又在日本中央美術會舉辦的美術展中獲得銀牌獎，他的畢業創作至今仍保存在東京藝術大學。

一九二三年學成歸國，應聘到上海東方藝術專門學校擔任圖案科教授兼主任，從此開始他的教學生涯，那年他廿七歲。六年後，他應聘到廣州市立美術專仍為圖案科主任，一九三〇年再回上海美術專，因此他的早期學生除了江浙一帶，尚有不少廣東籍學生，日後這些學生又遠赴香港、南洋，可稱得上桃李滿天下。

### 杏壇開講著作等身

他在上海美術專教書時，徐悲鴻請他每兩週到南京中央大學兼四堂課，兩年後深受學校與學生喜愛，正式應聘到中大任教，在丹鳳街宿舍時期，陳、徐兩家同住一棟樓，成為莫逆之交，經常論學、論畫，互贈得意之作。

陳之佛教授的課程，以圖案學為主，色彩學、人體解析、名家欣賞評論，他也都教過，不僅教學認真，對學生非常愛護，由於自己是苦學有成，格外愛才惜才，對於家境清苦的年輕人特別照顧提攜。

抗戰時期，重要的學術機構都往大後方遷移，除繼續在中大任教外，一九四二年他在多方敦促期許下應聘出任國立藝術專校長，兩年的校長工作是他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最辛苦的一段歲月，沒有開辦經費，請不到教授，逃避戰火的學生又源源不斷，連吃飽落腳都成問題，咬著牙關，忍氣吞聲，他都一一應付過去，差一點連命都貼進去了。

一九四九年，院校調他到南京師院，南京藝術學院任教，最後當到兼任副院長。

在從事教育工作外，他積極地撰述教材，以充實教學內容，先後完成「圖案ABC」、「表號圖案」、「藝用人體解剖學」、「西洋美術概論」、「透視學」、「色彩學」、「圖案構成法」、「西洋美術史話」、「兒童指導畫」、「圖案教材」等等，以及後期的「中國圖案參考資料」、「古代波斯圖案」，現在看起來這些藝術類書籍沒有什麼稀奇，但是在六、七十年以前，陳之佛能在教書、創作之餘，仍專注不懈地引進藝術新知，對於中國近代工藝美術和美術教育，如今評斷起來都有極深遠的影響。

對後學的教誨，他常常是潛移默化，著名的山水畫家傅狷夫在重慶時向他請益，對他用色千變萬化十分佩服，他對傅狷夫說：「拜師不必了，你有自己的面貌，只管努力畫下去就可以了。」當代大陸名家傅抱石在重慶時，幾乎每周都帶著新作到陳家討教，那時大家避難入川，生活都很艱苦，陳之佛遇到商圈朋友要買畫，常常推荐傅抱石的山畫給他們。

### 雪翁花鳥靈動如生

他開始潛心花鳥畫創作時，已三十七歲，由寫意而工筆，品格亮潔的他酷愛雪景，創新畫法，中國美術會舉辦第一屆畫展時，他以「雪翁」署名的花鳥畫，一鳴驚人。抗

戰時期他曾在重慶、成都舉行過三次工筆花鳥畫個展，轟動藝壇。

陳之佛的工筆花鳥，因有西畫基礎、重視寫生敷色，更富美學的探討與圖案佈局，創立與眾不同的風格。

此外，他極重視中華古文化及詩的意境，因此他的作品雖是工筆畫，但色麗而脫俗，清新且典雅；雖一筆不苟，卻全局靈活生動。

他生平僅僅畫了數百幅作品，不論大小，都非常嚴謹，目前最受人注目的一幅，是一九五九年完成的「松齡鶴壽」巨作，現珍藏於南京博物院，江蘇繪繡研究所將此畫繡成雙面繡展示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內。

丹頂鶴是他最喜歡的飛禽，曾於一九六一年設計了一套以他畫作為題的「丹頂鶴」郵票，已成為全球集郵珍品。

「觀、寫、摹、讀」四字訣，是他律己教人的金科玉律，無論教學或創作，他反對浮華取巧。雖病逝於文革之前，他仍未能逃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，紅衛兵曾將他的墳墓搗毀，屍骨暴露，直到事後平反再行撿骨重葬於南京雨花台望江磯原處。他的作品幸好經友人門生和家屬搶救得宜，除被各大美術館或收藏家珍藏外，大部分暫存南京博物院。

淡泊的人生哲學，令陳之佛深信藝術創作應屬大眾，家屬遵其信念已決定將國寶級遺作全數捐獻給博物館。